

灵力

(美) 英格丽德·劳 著

徐海帆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SAVVY
灵力

(美) 英格丽德·劳 著

徐海幡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力 / (美) 英格丽德·劳著; 徐海幄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06-7493-2

I. ①灵… II. ①英… ②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805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8-77

SAVVY by Ingrid Law

Copyright © 2008 by Ingrid Law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灵力

(美) 英格丽德·劳 著

徐海幄 译

出版人 张纪欣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魏 青

特邀编辑 杜益萍 李 爽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493-2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在哥哥菲什过完十三岁生日之后，由于飓风的原因，我们全家搬到了内陆腹地。当然，搬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飓风是哥哥招来的。我喜欢生活在最南端的沿海地区，每天看着潮起潮落。我太喜欢那里了，所以搬家这件事对我来说很糟糕，就像第一次从我那辆粉红色自行车上摔下来时那么糟糕：两只手火烧火燎，好像每一处皮肤都着了火。可是很明显，菲什根本无法在大面积的水域附近生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水能够激发他的力量，让平淡无奇的天气变得令人心惊胆战。

不像普通的飓风，菲什生日聚会上的飓风毫无预兆地就冒了出来。我家的后院就在海滩边，前一分钟，菲什还在后院撕礼物的包装纸；下一分钟，他的脸和午后的天空就都罩上了滑稽却又令人恐惧的阴影。菲什紧紧抓住餐桌的边缘，环绕在他周围的风向上涌，越来越强劲，撕扯掉他手中的包装纸，所有的气球和彩带都随着包装纸一道在空中翻滚，然后被撞击成碎屑，看上去就好像是整个生日

聚会都被扔进了食物搅拌器中。树木噼里啪啦地颤抖，有的彻底折弯了腰，有的则像沙地里插的小木棍一样，轻而易举被连根拔起。窗户玻璃碎得一塌糊涂，屋顶上的瓦片也乱作一团。密集的雨点砸在我们身上，就像操场上的小霸王在朝我们扔碎石块。风暴越来越猛烈，海面上波涛汹涌，狂暴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妈妈和爸爸紧紧地把菲什搂在怀里，其他人都四散奔逃，各找各的藏身之处。爸妈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直巴望着这一刻到来，他们也清楚必须让菲什平静下来，必须帮助他经受住自己招惹的飓风的考验。

那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短的一场飓风，可是考虑到哥哥对沿海城镇的威胁，我们全家只能卷起铺盖，迁居到内陆，一直走到全国的中心才安定下来。这里没有大面积的水促成飓风，菲什制造出来的风雨就没那么令人头疼，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之间的 81 号高速公路旁，我们找到一个小地方住了下来。我家在所有邻居的日常走动范围之外，这种地方最适合我们这样的家庭生活。从我们家望出去，能隐隐约约看到公路对面遥远的镇子，那已经是最靠近我家的人口聚居之处了，而那个镇子小得可能连学校、商店、加油站和镇长都没有。

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管自己居住的这一小块地方叫

“堪萨斯加”；星期四到星期六，我们叫它“内布拉萨斯”。星期天是安息日，出于对上帝造物的尊重，我们没有给这片土地取名，因为他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在大地上勾勒出这些城镇的界线，而如今，它们就像我外公脸上的皱纹一样密密麻麻。

如果不是年事已高的外公邦巴，我们就不会拥有堪萨斯加—内布拉萨斯这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当年外公还是个一团稚气的少年，他正要將蛋糕上那十三根蜡烛吹灭，灵力出其不意地向他袭来。就像菲什在后院的生日聚会上经历的那样，外公的灵力也像菲什引起的飓风一样强大，整个爱达荷州都被他的力量席卷个遍。至少，外公自己总这么说。

他说：“在我十三岁之前，蒙大拿还毗连着华盛顿，怀俄明跟俄勒冈也挨在一起。”经年累月，外公十三岁生日的传说演变得就像他可以挪动或者伸展的陆地一样。每次他要开始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时，妈妈都只是微笑着摇摇头。不过有一点是可信的，从少年到壮年，再到暮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外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片又一片新土地。这就是外公的灵力。

到现在，我的灵力还没有显现，不过，距离我的十三岁生日只剩下不到两天了。妈妈做的蛋糕一向都很完美，就像她自己一样，这也是她的灵力使然。经她手的每一样

东西、每一件工作都很完美。就算妈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那也会糟糕得极其完美。

我经常猜想自己的灵力会是什么。我想象当自己吹灭生日蜡烛时，周围各家各户的炉火都会随之熄灭。我还幻想生日偷偷许愿时，鼓起两腮，然后就会像生日气球一样飘浮到天花板上。

我对哥哥罗奇特说：“我的灵力肯定是一种温和的力量。”

“女孩得不到强力软糖。”罗奇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蓬乱浓密的黑发中，随即噼啪一声闪出了火花。“女孩只能得到安静文雅的灵力，甜腻腻的，平淡无奇。只有男孩才能拥有地动山摇的灵力。”

我朝哥哥皱起眉头，吐了吐舌头。罗奇特和我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族中不乏灵力强大的女性，姨姥姥朱尔斯每次打喷嚏都能让时间倒流二十分钟，二表姐奥利弗一个炽热的注视就可融化寒冰。

罗奇特已经十七岁了，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说一些只有等我长到一大把年纪的时候才能说的那种话。罗奇特身上充满了电流，而且电流总是涌向他的脑袋。为了逗乐，他会让我的头发竖起来，就像用气球摩擦过似的。要是菲什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他还会用自己淘气的能量给菲什来一记隔空重拳。不过，每次停电的时候，罗奇特能让家

里灯火通明。博蒙特全家当然都喜欢罗奇特的灵力，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

罗奇特是家里的长子，排行第二的是菲什，接下来就是我。虽然和菲什相差一岁，我俩的个头却差不多，而且容貌也很相似，头发都像沙粒和稻草一样枯黄，妈妈的头发就是这样。不过，我天生一双爸爸那样黄褐色的眼睛，菲什的眼睛则和妈妈的一样，都呈海蓝色。就像是我俩分别从妈妈或者爸爸身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然后各自为自己制造出了其余的零件。

我不是家里最小的，也不是最矮的。不爱说话的“思想家”萨姆森今年七岁，“娃娃脸”吉普斯今年三岁。最初就是吉普斯管我叫“密卜斯（Mibs）”的，我的本名“密西西比（Mississippi）”对她那个可爱又笨拙的舌头来说，发音过于困难。不过，她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个名字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就像菲什身边总有一片阴沉沉的风暴云一样。

在星期四，也就是我十三岁生日的前两天，我感觉百爪挠心。晚餐的时候，爸爸不在，我挨着一把空空的椅子和等待主人的盘子，几乎一口饭都没吃。吉普斯坐在我对面，无休无止地唧唧呀呀，她是在清点自己眼中那些虚幻的小人儿，还请求我帮她给那些人起名。

炖肉、土豆泥和不受欢迎的四季豆端了上来，我推开饭菜，没有搭理妹妹，只顾一个劲地想象着自己获得灵力时的样子。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妈妈起身去接。趁着她背对大家，我们赶紧把各自的土豆泥噼里啪啦地盖在四季豆上，就连邦巴外公也这么干了。萨姆森把一些四季豆塞进了口袋里，好拿去喂他那只已经死去的宠物龟。妈妈总是说萨姆森不该把我们的美食喂给那只乌龟，不该看着它死去，也不该糟蹋食物什么的。而萨姆森确信——虽然满心哀伤——自己的乌龟只是冬眠而已，妈妈没忍心把它从家里扔出去。

我们围着餐桌相视而笑，大家对自己处理四季豆的机灵劲很满意。就在这时，咔嗒，妈妈放下听筒，然后抽噎了一声——表情堪称完美——跌坐在地板上。她的目光四处搜寻，好像能透过棕蓝相间的方格地板看到地核沸腾滚烫的岩浆。

“是爸爸……”妈妈哽咽着说，她身上所有的完美品质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菲什那边爆发出一股气流，吹拂着每个人的头发，并把我们的餐巾纸乱七八糟地吹落到地上。房间里的气温升高了，空气中的水分也加重了，好像房子忽然忧心忡忡地喷发出灼热的汗水。橱柜顶上一字排开的那些盖得严严实实的、落满灰尘的罐子，这会儿也都叮叮当当、哐啷哐啷

地互相碰撞，好像一百个人在干杯。屋外已经下起了“菲什雨”。菲什瞪大双眼凝视着雨水，几秒钟后，淅淅沥沥的雨滴骤然变成了瓢泼大雨。菲什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惧，却无法削弱灵力。

“妈妈？”罗奇特小心地叫了一声，四周的空气噼噼啪啪地释放着静电。T恤粘在他的身上，就像刚从烘干机里取出来的袜子吸附在毛巾上一样。房间里忽明忽暗，他的手指紧张不安地抽搐着，指尖上噼里啪啦地喷溅出蓝色的火花。

妈妈看着爸爸的椅子，一把空空的椅子，还有等待着主人的盘子。然后，她回过身，哆嗦着下巴告诉我们，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还给我们描述了爸爸的车是如何像牛皮靴下的易拉罐那样被碾压成一团，而爸爸又是如何忘记在灾难发生之前逃离汽车，之后又是如何躺到萨莱纳希望医院的病床上。此刻，爸爸就躺在那里，精疲力竭地陷入沉睡，无法醒来。

“别担心，孩子。”外公安慰着妈妈，好像妈妈依然是那个坐在父亲膝头、为破损的布娃娃而哭泣的小女孩。“那些医生分得清状况，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把你的小伙子给治好，还会把他衣服上掉落的扣子缝回去。”外公轻声细语地给妈妈鼓着劲。然而，当罗奇特发射出来的焦虑的火花像闪光灯一样照亮外公的面庞时，我看到了一条条皱纹里

流露出来的担忧。

在极其短暂的一刹那，我对爸爸生出了恨意。我恨他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都得走高速公路。我恨他遭遇到了那场车祸，恨他毁了我们的炖肉。我真切地意识到属于我的那块完美蛋糕，上面撒着粉红色和黄色糖霜的蛋糕，很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我恨爸爸，因为他在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日还没到来的时候，就把它给毁了。随即，我感到一股强烈的羞愧，我怎么能恨我那可爱的好爸爸呢？我蜷缩在椅子上，为了弥补自私想法的过错，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地咽下埋在土豆泥下面的讨厌的四季豆。与此同时，菲什制造的雨抽打在窗户上；随着电线发出一声声尖啸，罗奇特让家里的每一个灯泡都炸得粉碎，飞溅出来的玻璃碎屑叮叮当当地落在地板上，整个房间被扔进了一团黑暗之中。

吉普斯和我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夜里，吉普斯睡得很香甜。菲什那忧心忡忡的雨水持续不断地拍打着房屋，我躺在漆黑的卧室里，难以入眠。我听到妈妈和罗奇特走下楼，把玻璃碴儿打扫干净，换上新的电灯泡。尽管外公已经入睡，可是大地仍旧不时发出隆隆的响声，地板也会不时抖动一下，仿佛我们脚下的大地胃疼一样。

妈妈和罗奇特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赶往萨莱纳，之后会住在医院附近的汽车旅馆。我央求他们让我一道去医院看望爸爸，同他们一起住汽车旅馆，而且我还想从旅馆里拿几块那种纸包装的小香皂。然而除了妈妈和罗奇特，其他人都得和外公一起待在家里。只有罗奇特身上的电才能让家里那辆老旅行车发动起来，所以他能去看爸爸。

没有人提起我的生日，甚至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我几乎彻夜未眠。拂晓时，妈妈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温柔地对我耳语了一句“再见”，用她那完美的粉红色双唇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对于他们不同意让我一道去萨莱纳看

望爸爸一事，我依然有所不满，所以当时只是假装睡着而已。没多久，我听到旅行车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电火花嘶嘶作响，发动机轰隆隆地发动起来。然后，他和妈妈就开车走了。

生日的前一天是星期五，菲什负责照顾吉普斯和外公，我的任务是把萨姆森叫起床，确保我俩能踏上巨大的橙色校车那高高的三层台阶。只有校车才能把我和萨姆森送到十五英里外位于内布拉斯加希伯伦的学校，无论怎样，我都得把喜欢赖床的萨姆森弄醒，然后走到信箱那里。夜里，外公的焦虑让大地颤抖起来，结果信箱被推到了向西十英尺外的地方，而且从杆子上掉落到地上。现在，走到信箱前还有好长一段泥泞的路。对于多走一段路去等校车这事，萨姆森没说什么，不过，他从来都不会多话。

“密西－皮西^①和她的风暴云来啦。”每天我和萨姆森爬上校车的时候，阿什利·宾总要这么说。艾玛·弗林特也会鹦鹉学舌地说一句“密西－皮西”，然后就大笑起来，好像是第一次搞这新鲜滑稽的恶作剧。从我入学的第一天起，学校里的孩子就都知道我的名字是密西西比，这的确是天大的不幸。可以说，博蒙特家的人受尽了别人的闲言碎语和耻笑嘲讽。那些恶劣的风言风语我都听到了：

①密西西比的同学将她的名字改成谐音“密西－皮西”，英文为 Missy-pissy，“讨人嫌小姐”之意。

“看啊，真是一群怪里怪气的小孩。我妈妈说他们搬到这儿全都是因为他们家有人惹上了大麻烦。”

“我听说他们的大哥被雷电击中了，现在生命垂危，基本上没法走出家门半步。”

“那一家人就应该待在诺亚方舟上。他们家附近总是不停地下大雨，干脆顺便被大水冲走得了解。”

我清楚，一旦我那十三根蜡烛吹灭，希伯伦中学就会跟我说再见，阿什利·宾、艾玛·弗林特之类的家伙也该跟我告别，喜怒无常、可怜的萨姆森只能孤零零地坐在巨大的橙色校车的最后一排去上学。那时候，我就会和菲什，还有罗奇特在自家的后院里看着泡菜坛子长出白毛。

对我们博蒙特家的孩子来说，结识新朋友、同别人做长久的朋友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菲什和罗奇特还没能完全掌控灵力之前，邀请别人来我家都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我们不能冒险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而且要避免我的两个哥哥在失控的时候用电火花或者暴风雨对别人造成伤害。同很多事情一样，你需要很多年才能驯服自己的灵力。妈妈和爸爸都说过，成长岁月中的沉沉浮浮让我们面临更多的挑战。

在希伯伦中学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非常缓慢，简直比蜗牛爬都慢。我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 $X+Y=Z$ ”上，

因为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萨莱纳希望医院。拼写“住宿”和“青春期”依旧很难，“狃狃”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心里惦记的全是爸爸正盼望着妈妈去看望他，给他一个神奇的吻，那样他就会苏醒过来了。我无法想象“狃狃”这个词一辈子能用多少次。这时，老师对大家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密卜斯·博蒙特离开我们之前，同我一起祝福她。今天是她和我们在希伯伦中学一起读书的最后一天。从下个星期开始，密卜斯就要在家接受教育了。”听到这话，阿什利·宾和艾玛·弗林特一边盯着我，一边嘀嘀咕咕起来。

同学们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转头看着我。没有人露出微笑，也没有人对我说一两句祝福的话。大部分同学都只是耸耸肩，然后就把头转了回去。

“密西—皮西就要和她妈妈一起待在家里了。”阿什利说道，就好像是在谈论谁家的婴儿一样，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老师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和她妈妈。”艾玛又在鹦鹉学舌。

“她待在家里，这样谁都不会知道她是个怪物了。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阿什利讥笑着。

“多可怕的一个怪物啊！”艾玛这只恶毒的鹦鹉又在模仿阿什利的腔调。

一旦我们拥有灵力，妈妈就让我们待在家里，这对阿什利和弗林特来说是幸运的。放学之前，我一直都在巴望

着自己的灵力能让我把那两个恶毒的女孩变成浑身淌着黏液的绿青蛙，或者只要我点点头，她们的嘴巴就会被紧紧地粘住。

下午，萨姆森和我刚回到家就看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金色迷你面包车停在门口，菲什正怒气冲冲地用花园里的水管冲洗那辆车。看到汽车前窗上挂着的微笑天使空气清新剂，我立即知道了面包车的主人——罗斯玛丽太太——牧师的妻子。

虽然担心灵力会带来灾害，可是每逢星期天，全家还是会一起去希伯伦的教堂，因此我们都认识罗斯玛丽太太。她闻起来就像来苏尔消毒液，还有些像咸甜混合味的奶油糖，她主动承担起确保万事万物井然有序的职责，力求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十全十美。爸爸出车祸的消息传到了牧师太太的耳朵里，而且她听说我们几个小孩被留在家，没有妈妈照顾，所以她此次赶来我家就是为了让一切恢复正常。

水从菲什手里的水管中飞溅出来，绕着面包车打旋儿，就像他低落的情绪搅动起来的旋风一样。房屋旁边的几棵树原本枝繁叶茂，满树明亮的嫩绿色树叶生机勃勃，现在也都弯下了腰，瑟瑟发抖起来。看到我和萨姆森回来了，菲什放下水管，面色像暴风雨般阴沉。

“要是你俩明智的话，最好还是从后面溜进去。”他朝

房子点了点头。我和萨姆森站在那里，悲伤地看着我们那可可爱的房子，就像是刚刚发现一只灰熊把我们家的家具掀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的照片都从墙上撕了下来，还把为特殊日子准备的迷你棉花糖吃得一干二净，我们不在家的时候，那些棉花糖可是放在冰箱顶层的橱柜上的啊。随即，就像阴霾中绽开一抹阳光，菲什咧嘴一笑，调皮地拿着水管朝我这边喷过来。“最后一天上学了，密卜斯，是不是？”

“最后一天。”我一边说，一边躲开了水流。菲什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干家务，萨姆森和我一声不吭地从后门溜进了屋子。真希望在罗斯玛丽太太发现之前，我们能平平安安地回到楼上的房间。

“你们的外公看上去很疲倦，所以我让他回房间休息了。”我俩刚溜进厨房，就听罗斯玛丽太太说。她戴着橡胶手套，一手握着喷壶，一手拿着抹布，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她把罐子从橱柜顶上一一取下来，皱着鼻子清理上面的灰尘，还不时地眯着眼睛辨认字迹模糊的标签。我屏住呼吸看着她，希望她不会打开任何一个罐子。还从来没有外人碰过这些罐子，从来没有。“吉普斯也去打盹了，”罗斯玛丽太太继续说，“所以我希望你俩能保持安静，不要吵醒她。”

“是，罗斯玛丽太太。”萨姆森和我一起应道，不过萨姆森基本上只是嚅动了一下嘴唇。